

WAI GUO ZHU MING ZUO JIA JING DIAN ZHONG PIAN XIAO SHUO XUAN
WAI GUO ZHU MING ZUO JIA JING DIAN ZHONG PIAN XIAO SHUO XUAN



〔英国〕 高尔斯华绥 著

苹果树

外国著名作家经典中篇小说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

外国著名作家经典中篇小说选

吕同六 主编

林 达 陆雨莉 副主编

苹果树

〔英国〕高尔斯华绥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责编/邹玉华·封面/张振纲·版式/姚淑华

主 编 吕同六

副主编 林 达 陆雨莉

苹 果 树

外国著名作家经典中篇小说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125印张 2插页 267千字

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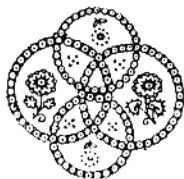
印数 1——10300

ISBN7—5329—1317—1/I·1157 定价:12.40元

ISBN 7-5329-1317-1



9 787532 913176 >



远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鲁迅先生就殷切地发出呼吁：“介绍外国文艺思潮，翻译世界名作。”

外国文学名作，是人类文化的阶梯，是文化交流的桥梁。文学作品，能够帮助认识人类世界，促进互相理解，也能够为建设和繁荣本国的文学事业提供借鉴和启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一代又一代文学家从外国优秀文

学作品中汲取了宝贵的营养。

在文学作品中,中篇小说是很独特的一个文学品种,它既具有长篇小说的优势,又包容短篇小说的特点,而又自成一體。因此,中篇小说在国外有着悠久的历史,颇为繁荣发达。

从浩如烟海的外国中篇小说中,选取那些艺术上确有特色,已有定评的佳作,提供这些名著的优秀译文,帮助读者开阔视野,拓展思路,博采众长,广为借鉴,以丰富文化生活,提高文学素养,有利于繁荣我们的文学创作,便是我们编选这套“外国著名作家经典中篇小说选”的宗旨。

这套丛书选收十多个国家,四十多位著名古典和近代作家的五十篇上乘之作,上起文艺复兴,下迄二十世纪初叶,凡十卷,总计二百五十余万字。这些题材和风格丰富多样的中篇名著,都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这套丛书因而具有艺术鉴赏价值、文学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了解,除所选作品都是出自国内优秀译家之手,编者还撰写了作者介绍和有关作品思想、艺术特点的扼要分析。

承蒙译者诸君的鼎力支持,山东文艺出版社的热忱合作,本书得以编辑出版,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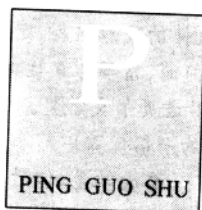
编者

1995年8月

目录



- 苹果树 [英国]/高尔斯华绥
董衡巽译(1)
- 一误再误 [法国]/梅里美
郭麟阁 林齐飞译(62)
- 故 园 [俄国]/蒲宁
赵洵译(132)
- 死湖情澜 [德国]/海泽
杨武能译(205)
- 野性的呼唤 [美国]/杰克·伦敦
林之鹤译(263)



苹果树

[英国]高尔斯华绥

约·高尔斯华绥(1867—1933),英国近代著名小说家、剧作家。

他出生在富有的资产者家庭。从牛津大学法律系毕业后,高尔斯华绥出国两年,漫游世界,结识了小说作家康拉德,人生道路由此转折,他毅然决然登上了文坛。

长篇小说系列《裕尔赛世家》三部曲和《现代喜剧》

三部曲，为高尔斯华绥赢得了世界声誉。英国社会缤纷的宽广图景，资产阶级的生长与没落历程，在他的小说中都有清晰生动的形象可睹，而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反人性的猛烈讽刺，则跃动于字里行间。雕镂人物群像的湛深功力，简峭、富于形象性的语言，使他的文风光采煜人。1932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苹果树》(1916)是高尔斯华绥的一篇优秀中篇小说。一位乡村的纯情少女，把真挚的爱献给了一名大学生，但后来却遭遗弃，少女肝肠寸断，殉情玉碎。小说中景色与心理的描绘，巧妙糅合，丝丝入扣，既营造了田园牧歌式的抒情氛围，又刻画出了人的精神、灵魂，也给这出爱情悲剧平添一点朦胧的美和神秘的色彩。

“这苹果树，这歌唱，这真金。”

——穆雷译欧里庇得斯

《希波吕托斯》^①

阿瑟斯特和他妻子在银婚纪念^②那一天，开汽车沿着荒野的边缘一路兜去。他们想在托奎伊^③过一夜，好好庆祝一番，那是他们初次相逢的地方。这主意是斯蒂拉·阿瑟斯特出的。她的秉性有点多情的色彩。二十六年前，她那对蓝色的眼睛和花一般的妩媚，她那恬静的脸容，苗条的身材以及苹果花似的色泽，具有一股奇妙的魅力，一下子吸住了阿瑟斯特，眼下她四十三岁了，这一切已经消失——两颊略见斑点，蓝灰色的眼睛也显得有点发胖，不过她仍然是一位可爱而又忠实的伴侣。

① 《希波吕托斯》，古希腊悲剧，欧里庇得斯作，公元前423年演出，吉尔伯特·穆雷(1866—1957)，英国诗人、教授，以翻译和研究古希腊文学著称。

② 西方风俗，结婚25年为银婚，50年为金婚。

③ 托奎伊，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一市镇。

是她停的车，这里左边陡上去是公地，有一狭条落叶松和山毛榉，中间夹杂着一两棵松树的林子伸向山谷，林子的一边是公路，一边是荒原头一座绵延不断的高山。她正在寻找一处可以用餐的地方，阿瑟斯特从来不管这些事儿，这地方，一边是黄澄澄的荆豆叶子，一边是茵绿细软的落叶松，在四月阳光的余晖里发出一阵阵柠檬的香气——这地方，往下看得见深深的峡谷，往上是一长溜荒原的山冈，对于她这个处事果断又喜欢找浪漫去处画水彩画的人来说，看来是很适宜的地方，她拿起画盒，走出车来。

“这儿行吗，弗兰克？”

阿瑟斯特蛮像留了胡子的席勒，两鬓微白，高个子，老长的腿，灰色的大眼睛神色茫然，有时候却富有深意，可以算得美丽，他鼻子有点扁，留着胡子的嘴唇半张不张的样子。阿瑟斯特四十八岁了，他默默无言，只是拎起放食物的篮子，跟着跨下车来。

“啊呀！弗兰克，你看！一座坟！”

从公地上下来的小路正好同公路交叉，并穿过狭树林的缺口。就在这公路边上，有一莖草根蔓生的薄薄的土堆，六英尺长一英尺宽，朝西的方向竖了一块石头，有人上面扔了一根黑刺李的枝儿，一把风信子。阿瑟斯特见了之后，动了诗人的兴致。十字路口，自尽人的冢坟！可怜的俗人，如此迷信！可是躺在这里面的倒是得天独厚，不必进那湿冷的墓穴，挤在阴森可怕、悲怆俗滥的坟墓中间，只消石头一块，就独享辽阔的天空，陌路人的悼念！阿瑟斯特早就领教过了，在家里充不得哲学家，所以他不加评论，只是跨上公地，把放吃食的篮子往墙角一靠，给他妻子铺了毯子，好让她坐，她饿了自会放下素描的，他呢，从口袋里掏出穆雷的《希波吕托斯》译本。他很快就读完塞浦路斯女神^①和

① 塞浦路斯女神，指阿弗洛狄忒，是《希波吕托斯》剧中人。

她复仇的故事，这会儿他抬头仰望着天空。他眼望蓝澄澄天上朵朵白云，在这银婚纪念日，渴望着——渴望着什么呢，他自己也不清楚。男人的肌体——不适应生活。一个男人的生活格调可能很高，可能一丝不苟，但总有一股贪婪的暗流，一番奢望，一种虚度年华之感。女人是不是也这样？谁知道呢？然而，男人放任自己去贪图新鲜，热切追求新的传奇，新的冒险，新的乐趣，却毫无疑问，受到纵欲的折磨，倒不是饥饿的煎熬。没有办法摆脱！文明人啊，真是不适应生活的动物！具有美感的人，不可能想要什么乐园就有什么乐园，不可能如可爱的希腊歌唱队所唱的，享受“这苹果树，这歌唱，这真金”，不可能找到人间的天堂，不可能找到能快活一世的避难所——无法同艺术作品相比。艺术作品表现出来的美是永恒的，你看了，读了，永远有那种崇高、静谥、如痴如醉的感觉。人生无疑也有这样美妙的，叫你意想不到的销魂时刻，但麻烦的是，它们好比太阳上面飘过的一片云彩；你不可能留它们在身边，比不得艺术的美经久不变。它们一眨眼就消失，好似你在灵魂本质中见到一点闪闪发光、或者黄金般的幻象，看到它茫然沉思的景象。在这个地方，太阳暖融融地照在脸上，杜鹃在黑刺李的树枝上啼叫，空中飘来荆豆的香味儿——这个地方，又是细密的羊齿小草，又是星星似的黑刺李，而晶莹的白云高高地飘浮在山峦和昏昏欲睡的峡谷上空。——此时此地，才是这样的景象。但这景象一会儿就过去了——好比潘神^①的脸儿，躲在岩石后头瞅着你，你一看它，它就不见了。突然之间，他坐了起来。这一带景色，这片公地，这条路，他身后这堵墙，他似曾相识。刚才一路兜过来，他不曾注意到，他向来不去注意什么景色；那会儿他正想着虚无缥缈的事情，或者说什么都没想，但是这会儿，他看到了！二十六年前，正是这个季节，他从离

① 潘神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山林与牧畜的神，生活在林间，很怕惊扰。

这儿半英里的一个农庄出发，上托奎伊去，他这一去可以说永远没有回来过。他突然觉到一阵心痛；他回忆起生平的一段经历，这段美得销魂的经历，他没有能够留住，已经飘向迷茫之界；他回忆起这段被埋没了的往事，那些放荡而又甜蜜的日子。可很快就中断了，告終了。他转过脸来，两手托住下巴，两眼望着那些短短的小草，望着那蓝色的小小的远志草。……

他回忆起这样一件事。

—

五月一日那天，弗兰克·阿瑟斯特和他的朋友罗伯特·加顿一起读完大学的最后一年，正在徒步旅行。那天他们从布兰特出发，想走到查格福德，但阿瑟斯特因为踢足球腿受伤，走不动，可按照他们的路线，前头大约还有七英里路。他们坐在路边的一面坡上，这条路正同沿林子的一条小道交叉，他们一边歇歇脚，一边海阔天空地闲聊，反正年轻人都是那个样儿。两个人都身高六英尺多，瘦得像芦苇秆似的；阿瑟斯特脸色苍白，一副空想家茫然若失的神情；加顿长得古怪，有棱有角，一头鬈发，机灵像一头原始动物。两个人都有点文学气质；谁也没戴帽子。阿瑟斯特头发平滑，颜色暗淡，有点鬈曲，前额两边的头发直竖，好像老是在往后甩；加顿的头发是黑的，乱蓬蓬的一团。他们走了好几英里路不见一个人影儿。

“好伙计，”加顿正说着话，“怜悯无非是自以为是的一种后果；这是近五千年来的弊病。这世界要是没有怜悯倒更好些。”

阿瑟斯特两眼望着白云，回答道：

“这可是宝贵的东西啊。”

“好伙计啊，我们现代人的一切不幸都从怜悯而来。你瞧瞧动物，瞧瞧红印第安人，只管他们自身的、偶然的痛苦；再看看我

们自己——连人家的牙痛都操心。让我们回返到过去，别愁人家的事，痛痛快快过日子。”

“你永远做不到。”

加顿忧虑地拢一拢他乱七八糟的头发。

“一个人要充分发展，一定不能拘谨。感情上叫自己挨饿是错误的。一切感情都有益处——丰富生活。”

“是啊，不过同骑士精神发生冲突怎么办？”

“啊！这真是英国人派头！你一说起感情，英国人便以为你要的是生理上的东西，于是惊慌起来。他们害怕激情，倒不怕性欲——哦，不怕，只要他们能把性欲私下里藏起来。”

阿瑟斯特没有答话；他摘了一朵蓝色的小花，朝着天空捻弄。一只杜鹃在树枝上啼叫起来。这天空，这花朵，这鸟儿的歌唱，罗伯特又在说着痴话！他说道：

“得了，咱们走吧，找一处农家宿一夜。”他正说着话，只见一位姑娘从他们上面的公地走过来。她背衬蓝天，挎着一只篮子，你可以从她胳膊弯里见到天空。阿瑟斯特欣赏美，却不去想于他自身有什么好处，心里想道：“多美啊！”风刮着她深色的粗呢裙子，裙子贴着她身上，把她旧的花便帽吹得一抖一抖的，她灰色的上衣是破旧的，鞋子裂了口，两只小手很粗，红红的，脖子晒黑了。她黑色的头发是波浪形的，凌乱地盖住她宽阔的上额，脸蛋儿短短的，上嘴唇不长，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眉毛又直又黑，睫毛长长的，颜色很深；但她那双灰色的眼睛却无比动人——水汪汪的，仿佛那一天才睁开来似的。她瞧着阿瑟斯特，也许他觉得他的样子奇怪：一拐一拐的，又不戴帽子，两只大眼睛盯着她，头发往后甩着。他头上没有戴帽子，没有什么好脱，只好招手表示敬意，说道：

“请你告诉我们，附近有没有农场可以让我们宿一夜的？我的腿坏了。”

“附近只有我们的农场，先生。”她一点不害羞，声音很好听，又柔和又清脆。

“在哪儿？”

“在下面，先生。”

“你们能让我们住一夜吗？”

“啊！我想是可以的。”

“请你引路好吗？”

“好的，先生。”

他一拐一拐地往前走，没有说话。加顿接了话茬。

“你是德文郡的姑娘吗？”

“不是，先生。”

“那你是哪儿人呢？”

“威尔士人。”

“啊！我想你是凯尔特人^①；这么说来，那农场不是你的啰？”

“是我姑母的，先生。”

“那你姑夫呢？”

“他死了。”

“那么，这算是谁的农场呢？”

“我姑母和我三个表兄弟的。”

“可你姑夫是德文郡人啊？”

“是的，先生。”

你在这儿多久了？”

“七年了。”

“你住惯了威尔士，觉得这儿怎么样？”

“我不知道，先生。”

“我想你是不记得了吧？”

① 古代居住在中欧、西欧的部落，后裔今散居在爱尔兰、威尔士等地。

“不，我记得的！它可不一样。”

“我相信你说的话！”

阿瑟斯特突然插话：

“你多大了？”

“十七了，先生。”

“你叫什么名字？”

“梅甘·戴维德。”

“这位是罗伯特·加顿，我叫弗兰克·阿瑟斯特。我们原来想走到查格福德去。”

“可惜您腿痛了。”

阿瑟斯特微微一笑，他笑的时候样子是很好看的。

他们往下走，经过狭狭的林子，一下子就到了农场，这是一溜长长的房子，很矮，石头砌的，有玻璃窗，园子里养着猪和鸡，还有一匹老牡马，它们零零落落地散在各处。农舍后面是一座青山，山上长着几棵苏格兰衫树，前面是一座古老的苹果园，果树含苞待放，这个园子一直延伸到河边，再过去是一长片杂草丛生的牧地。一个小孩长着一副黑溜溜的斜眼，正守着一头猪，房子门口站着一个女人，她朝他们走来。姑娘说：

“这是我姑妈纳拉柯姆比太太。”

“我姑妈纳拉柯姆比太太”，眼睛黑溜溜的，很灵活，像母鸭子的眼睛，她的脖子也同样溜滑灵活。

“我们在路上遇见你侄女，”阿瑟斯特说，“她觉得你也许会同意我们在这里过一夜。”

纳拉柯姆比把他们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回答道：

“可以过夜，不过你们得同住一间房间。梅甘，把那间空房间收拾出来，准备一碗奶油。我想，你们该喝点茶了吧。”

那姑娘穿过两棵衫树和一些开茶藨花的树丛围成的门廊，进了屋，她那鲜艳的花便帽映衬在玫瑰色的花儿和深绿的衫树

之间。

“你们不到客厅来歇歇？你们是大学生吧，对不对？”

“过去是大学生，现在毕业了。”

纳拉柯姆比太太像早料到似的，点了点头。

客厅是砖铺的地，桌上没有东西，椅子擦得发亮，沙发里垫的是马鬃，这间客厅收拾得十分整洁，好像从来不曾用过似的。阿瑟斯特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双手捧住他的瘸腿，纳拉柯姆比太太看着他。他是一位已故的化学教授的独生子，可是人家在他身上见到一副贵族气派，因为他总是那么超脱，常常对周围的人浑然不觉。

“这儿有没有小河可以洗个澡的？”

“果园尽头有条小河，可是你坐下去，水还没不到头。”

“多深？”

“嗯，也许是一英尺半吧。”

“啊！那就不错了。从哪儿走？”

“沿小路往前走，过右边第二道门就是池子，池边有一棵很大的苹果树。河里还有鳟鱼，只要你有本事逮。”

“它们倒有可能逮我们。”

纳拉柯姆比太太笑了一笑，说道：“你们回来的时候，茶就准备好了。”

这个池子是用石头拦成的，底上铺了沙子；旁边是园子最低的一棵果树，密集的树枝几乎全遮住了池子；树枝上尽是叶子，花儿还没开——红色的蓓蕾正要开放。池子狭小，一次只能洗一个人，阿瑟斯特在边上等着，一面搓他的膝盖，一面放眼荒野牧地，只见满是岩石、带刺的树枝和野花，再过去是一片山毛榉树林，长在平整的高地上。所有的树枝都在微风中荡漾，每一只春鸟都在啼唱，阳光斜照下来，草地上出现明明暗暗的斑纹。他想

到忒俄克里托斯^①，想到威威尔河^②，想到月亮，想到那位眼睛像展露的姑娘；他想到的东西太多了，等于什么都没有想；他只感到快活得出奇。

二

茶点开始得很晚，却很丰富，有鸡蛋、奶油和果酱，有新鲜的薄饼儿，上头还撒了点橘黄色的果丝，喝茶的时候加顿大谈凯尔特人的问题。他说的是凯尔特民族的觉醒，他发现这家人有凯尔特人血统，万分激动，因为他自认为也是凯尔特人。他伸展开四肢靠在马鬃沙发上，嘴唇边角叼着一支自己卷的香烟，两只冷峻的眼睛盯着阿瑟斯特的眼睛，正在赞美威尔士人如何精细。从威尔士来到英格兰，就好比是从瓷器堕落到陶器。弗兰克这该死的英格兰人，当然欣赏不了那位威尔士姑娘精致的心灵和丰富的感情！他一面轻轻地抖了抖还没干的一团黑黑的头发，一面说明梅甘如何正好体现十二世纪威尔士行吟诗人某某莫尔根的作品。

阿瑟斯特敞开四肢躺在马鬃沙发上，两条腿伸在沙发外面，抽着一只深色的烟斗，没有去听加顿说什么话，梅甘端一盘薄饼进来的时候，他端详着她的脸儿。他就好像见了一朵鲜花，或者自然界一件美丽的东西，可是她微微一怔，低着头出去了，轻盈无声，像是一缕青烟。

“我们上厨房里去，”加顿说，“再去看她一眼。”

厨房刷得雪白，墙角挂着熏火腿，窗台上放着花盆，枪支悬挂在钉子上，还有奇形怪状的杯子、瓷器和锡蜡器皿，再加上维多利亚女皇的肖像。一溜狭长的木头桌子，上面放着碗和勺，桌

① 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田园诗人。

② 威威尔河，英格兰中部一条河流，汇入泰晤士河。

子上头高高地吊着一大瓣葱；两只看羊狗、三只猫东一只西一只躺在厨房里。凹进墙里去的壁炉一边坐着两个肤色淡黄的小男孩，乖乖地呆在一边；另一边坐着一个健壮的年轻人，浅色的眼睛，红润的脸色，头发和眼毛都是亚麻色的，同他正用来擦枪管子的麻团一个颜色。纳拉柯姆比太太站在他们中间，正出神地搅着大锅里的香味十足的菜，有两个也斜着眼、黑头发的年轻人，跟两个小孩一样，一脸狡诈气，正懒洋洋地靠在墙上聊着天；一个胡子刮得光光的矮老头，穿着灯芯绒裤子，坐在窗台上，仔细地读着一份破旧的杂志。只有梅甘姑娘一个人在忙碌——从桶里把苹果汁灌到壶里，端到桌子上去，加顿见他们快吃饭了，就说道：

“啊哟！你们允许的话，我们吃完晚饭再来。”他们没等回答，又回到客厅里去了。但是，厨房里色、香、味俱全，气氛温暖，还有那些各不相同的脸儿，更显得明净的客厅冷冷清清，他们各坐原位，怏怏不乐。

“那些孩子是普通的吉卜赛人类型。只有一个撒克逊型，擦枪的那一个。那个姑娘是微妙心理的典型。”

阿瑟斯特撇了撇嘴。他觉得加顿这个时候真像个笨蛋。微妙心理的典型！她是一朵野花。叫人看了舒服的生灵。什么典型！

加顿接着说：

“她感情一定丰富。不过她还没有觉醒。”

“你想去唤醒她吗？”

加顿看了他一眼笑了。他撇嘴一笑，好像是说：“你这个粗俗的英格兰人！”

阿瑟斯特抽着烟斗。叫她觉醒！这个笨蛋自以为了不起！他推开窗户，向外眺望。暮色加深了。农场房子和磨房依稀难辨，蓝沉沉的，苹果树林成了模模糊糊的一片，空中都是厨房里烧柴